

家国情怀在我国主旋律电影中的呈现与构建

■文/王莉华

“家国情怀”是个人主体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其基本内涵包括家国同构、民族共同体意识及仁爱思想。它源于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传承至今的家国一体、行孝尽忠、乡土人情、天下为公的政治构架与价值观念,并与近代以来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有机融合,其内涵实现与时俱进的发展与延伸。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主旋律电影将家国情怀的思想理念与电影表述相结合,在个体记忆与集体叙述的交织中将真挚情感与宏大叙事融为一体,有效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凝聚力、创新主旋律电影情感表述,提高观众爱国主义意识。

一、家国同构:在家庭单位中叙事民族情感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家人、人伦与亲情,“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国家与每一个独立个体密不可分。电影表述以“家国情怀”为主基调,使观众在“家国两相依”的理念感召下自觉地激发家国同构意识,将家庭目标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自然生成浓厚的爱国情怀。

以近两年深受好评的《长津湖》系列影片为例,影片在家庭单位与国家情感的融合中展开家国叙事,将个体在国家中的境遇巧妙地融入到家庭生活之中。《长津湖》在战火硝烟的战争场面外,依然游刃有余地展现出了人伦亲情之爱与祖国山河壮阔之美。伍千里在解放战争胜利后,抱着哥哥伍百里的骨灰坛涉水回到浙江杭州的渔船上,他以战场上带下来的冲锋哨向老家的船公吹起船公号,在大雾弥漫的水面上惊起两排水鸟。这一现实主义与浪漫情景的结合手法将“家国情怀”具体化、场景化,体现出中国人崇尚家庭的和谐温馨,更有家国大局意识。《长津湖》的续作《长津湖之水门桥》同样将民族“大义”落地到每段普通的家庭关系之中,伍万里看到哥哥牺牲而痛哭求救并带着他们的遗愿继续前行,梅生在艰难困苦的战斗环境中始终带着女儿照片,这些家庭衍生出来的亲情与牵挂瞬间激发观众对自身生活的历史回味与同理心,更被志愿军战士的精神所感染,同时催生共情效果。战争加叙事线索的勾画,使《长津湖》与《长津湖之水门桥》两部作品极其鲜明地从个体视角展示了伍千里与伍万里的兄弟情、雷老爹与多位战士的父子情等多种细腻动人情感,构建出这类系列献礼片的新型展演模式。这种模式将常规的叙事情感蕴

放在家庭单位中,主人公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呈现新时代家国情怀所蕴藏的时代价值。特别是这些具有人性深度、在家庭单位中展现民族叙事情感线索的影片表述风格是当代主旋律电影对个体人性思考后所做的画面勾勒,能提升年轻观众的思想共鸣效果。

二、共同体意识:在个人信念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在共同历史条件、共同价值追求、共同物质基础、共同身份认同、共有精神家园基础上的命运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凝心聚力、民族团结奋斗、百姓安居乐业的精神之魂,也是近年来主旋律电影表述的重点与核心。

近几年来,主旋律影片重拾家庭本位的文化传统,以普通人的视角描绘宏大历史作品,巧用细微之处展现宏大叙事方式,将个人主体信念通过个性化角色演示与主旋律表述的方式有机结合。影片《长津湖》除了表现志愿军英勇牺牲精神外,还重点展现了英雄人物的成长历程。影片中借伍万里的视角反复审视战斗与牺牲的意义,使其个体牺牲融入到国家与民族的共同体担当中,对其革命者的身份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伍万里从一名需要兄长与战友保护的孩子成长为保家卫国的战士,影片详细又缜密地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目睹战友的牺牲与美军的无情后,伍万里急于通过“杀20个敌人”成为“英雄”,险些迷失在杀戮中,是哥哥“有的枪必须开,有的枪可以不开”的教导促使他成长成熟。伍万里在不同境遇下的成长、伍万里与伍千里间的兄弟感情刻画地十分细腻真挚,映衬出强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有炮手雷公在准确炸掉敌人的火力点后,伍千里兴奋地叫“雷公,你是我爹,你是我亲爹”,正准备带人冲锋的雷公在炮火声中听不清楚,还误以为有人在找他。这样细小的段落镜头令整场战役更真实,更具有可看性。它既是对家人伦关系的善意解构中建立起包容性的国家认同。

三、仁爱思想:在时代精神中高昂仁义情怀

“仁”是德性的实践与行动,“仁爱”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体现儒家道德价值根本。“仁爱”思想以伦理价值观为核心,

重视个人对家庭、社会、国家及民族的责任义务,把个人价值融入社会价值中,提倡和谐共生,强调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主张人与社会协调发展。近几年主旋律电影中对仁爱思想的表述践行了新时代家国情怀的新内涵,注重以人为本,把人视为社会发展的中心主体、更重视人与社会、国家与民族的和谐发展。

电影《长津湖》以战役为背景,片中细节展现出中国人民古而有的仁爱思想。伍千里拦着弟弟伍万里,不让他杀美军俘虏。那一幕,真实地刻画出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善战而且善良,最能体现人民军队区别于任何一支军队的重要特质,他们拥有优待战俘的人道情怀、尊重对方生命的善良品质、坚定信仰的正义军人,这也体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仁爱情怀。“仁爱思想”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从“仁者爱人”到中国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人民立场”,仁爱思想传承至今并与时代精神交相辉映、融为一体。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情大爱,也是个体对自己国家的高度责任感与使命感。仁义之师对党和人民忠诚,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抗美援朝的基础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党的百年发展历史经验,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了依靠人民是推动整个国家发展的科学方法论。只有深深扎根于人民、依靠人民,才能获得无穷的源动力。

在新时代的社会结构中,家庭是每个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是社会存在的核心,社会整体的根本利益和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每一位中国人特别是电影创作者都需要传承时代精神,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管时代发生什么变化,其中蕴含的中国精神始终不变,家国情怀一直镌刻在国人的内心深处,是新时代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家国情怀永远激励着中华民族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勇毅前行。

(作者系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副教授)本文系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合作项目:职业教育视域下“课程思政”创新发展研究(课题编号2023lshzyb0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电影中舞蹈的叙事与表情功能探析

■文/邵进国

舞蹈作为一种视觉艺术,为人类表达情感提供了途径和载体,也为电影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电影作品中的舞蹈元素在塑造人物形象、反映人物心理、展现人物情感、凸显叙事背景、促进叙事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为观众带来审美享受的同时,使观众获得心理和思想层面的共鸣与震撼。

舞蹈元素塑造人物整体形象

在电影《十面埋伏》中,章子怡饰演了一个舞技出众的盲女小妹,塑造了一个没有具体姓名的女性形象。影片中,小妹水袖翻转、纵横得势,时而如流连花间的灵动蝴蝶,时而像流过山涧的潺潺溪水,时而同直上云霄的腾空银蛇,时而若傍晚天边的灿烂云霞。袖舞之下的小妹颇具东方古典之美,柔美之中不失灵动。即使没有眼波流转的顾盼生姿之态,长袖舞衣、束发高冠也突出了小妹的清丽柔美,飘逸如飞、摄人心魄的绝世舞姿更是尽显小妹的婀娜身姿和深厚才情。而长袖击鼓的动作刚劲有力,全然不似之前的柔美之态,塑造了小妹的英气之美,也暗示了为父报仇的剧情发展,为观众留下了充足的想象空间。当然,影片对人物美的诠释,并非完全依靠舞蹈元素来实现,还借助色彩、光线、布景等电影创作手段,不断集中和强化人物的美感。此时的人物之美也跳脱了视觉层面的形象感知,转而聚焦人物内在的、精神的独特之美。影片中,金色的花海、白色的丛林象征着爱情萌芽的浪漫、纯洁和美好,展示的是一个坠入爱河、欢喜悸动的小妹形象;而后绿竹环绕、皑皑雪山拉开了对决及杀戮的序幕,小妹这一女性形象也在白茫茫的天地之间得到升华,即在乱世之中敢爱敢恨、坚守本心,最终为了守护所爱之人甘愿舍弃生命,此时的人物美是一种性格鲜明、精神超脱的内在之美。可见,电影既会借助舞蹈元素凸显人物的形象美,又会依靠电影手法强调人物的内在美,在舞蹈与电影的艺术融合中丰富了人物的整体形象。

舞蹈表情反映人物心理活动

舞蹈表情是指表演者在舞蹈演出过程中出现的面部及姿态变化,主要有开心、失落、害羞、生气、绝望、愤怒、仇恨等表现。在舞蹈艺术与电影艺术不断融合发展的背景下,观众需要通过肢体审美满足视觉享受,也期待在电影舞蹈中获得心灵触动和情感共鸣。尤其在成熟的、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舞蹈作品往往会被高度还原在电影之中,但由于电影的主题设计、叙事背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舞蹈表达为凸显电影叙事背景也会与原作品存在差异。于1972年在北京首演的舞蹈《草原女民兵》,描写了蒙古族女民兵的军事训练生活,塑造了意气风发、英姿飒爽的女兵形象,被奉为舞蹈表演的经典作品,电影《芳华》中使用的正是这广受欢迎的舞蹈作品。不过,电影《芳华》对《草原女民兵》做出了诸多调整,从而使舞蹈元素更好地为电影叙事服务。一方面,《芳华》中的舞蹈表演更注重身体的视觉表征,《草原女民兵》在正式演出时,女兵们身着蒙古族服装,传统而醒目,以较为严肃、保守的形象设计强化女兵英姿,使草原女民兵的形象更为真实、直观;而《芳华》借用了《红色娘子军》中演员的短裤与布绑腿造型,并对萧穗子抖肩、转圈等高难度舞蹈动作予以特写处理,进一步展现了女兵身体的柔韧与协调。所以,电影中的舞蹈设计突出舞蹈动作与身体造型之间的表达关系,注重在视觉层面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芳华》中的舞蹈表演更强调烘托青春怀旧的浪漫记忆。《草

原女民兵》中演员的神情严肃、目光坚定,腿部和手臂动作的力度较大,集中塑造了女兵们具有力量感和尚武精神的阳刚之美;《芳华》的开场舞中,女兵的动作更为和缓、目光更为柔和,微微抬起的眼睛和浅浅的微笑,侧重展现了女兵的柔美之姿。由此可以看出,《芳华》的舞蹈场景不是为了忠实再现革命文艺,而是为了呈现浪漫化的青春怀旧,影片舞蹈乃至整个影片都在集中塑造和放大一种关于身体的、情感的以及环境的美,舞蹈场景也更加倾向成为符号化的记忆景观。

舞蹈设计促进电影叙事发展

电影中的舞蹈,要通过情绪渲染推进剧情发展,要么以关键情节节点的舞蹈设计实现直接叙事,往往都是为促进电影叙事而服务。在具体舞蹈设计中,有以舞蹈元素为点缀的象征性叙事,也有舞蹈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结构性叙事。象征性叙事中,影片将舞蹈元素作为叙事的辅助手段或抒情手段少量穿插在影片之中,舞蹈元素基本不承担推进故事情节的任务,但对增强电影作品的活力与美感具有重要作用。比如电影《红高粱》中有段轿夫颠轿的戏,轿桥上下颠簸的状态具有强烈的舞蹈韵律感,正是在这颠与被颠之间,轿夫和新娘原本两个陌生人之间开始产生交集。在舞蹈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结构性叙事中,舞蹈既是一种内容要素,又是一种表现形式,二者相辅相成、协调统一,不能为了呈现内容而忽略形式,也不能为了追求形式而牺牲内容。当舞蹈在电影叙事结构中发挥用时,也意味着舞蹈是电影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调整电影叙事节奏、帮助剧情顺利过渡、突出剧情矛盾冲突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电影《黑天鹅》大量使用芭蕾舞表演镜头,甚至将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部分内容直接搬上银幕。可以说,芭蕾舞是电影《黑天鹅》的核心与灵魂,对影片表达的各层面、各环节都起到引导和助推作用。影片的主角妮娜要分别饰演善良纯洁的白天鹅和狡诈恶毒的黑天鹅,两个角色的强烈对立使妮娜陷入斗争无法自拔,进而在人格扭曲中徘徊于毁灭的边缘。在表达人物心理对抗的过程中,任何语言似乎都略显苍白,而以舞蹈形式展现这种对抗的矛盾与胶着,无疑更具感染力和艺术张力。

(作者系百色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讲师)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利刃出鞘》的字幕翻译策略

■文/彭晓妍

生态翻译学由清华大学教授胡庚申创立,结合了传统翻译理论与自然生态学,是一种全新的翻译理念。2019年上映的推理剧情片《利刃出鞘》将背景放置在一个表面温馨实则各怀心思的大家庭中,看似兄友弟恭、各自有所成就的上流人士实则卑鄙龌龊,为了谋取利益不择手段。他们在面对不同角色、身处不同处境时的表现大相径庭,在侦探与警察的一系列问话和回问中做出的表现可谓令人咋舌。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域出发,以Chaos Space汉化组压制分享的版本为例,分析翻译是怎样巧妙地表达出原本话语含义、展现出不同角色情态的。

一、多维度的转换与适应性策略

生态环境翻译遵循着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原则,在翻译方法上也强调语言、交际与文化的转化。《利刃出鞘》中不仅精彩绝伦的推理令人拍案叫绝,过山车般峰回路转的节奏也让观众应接不暇,非常适合采用不断变化语境的 multidimensional 转换与适应性策略。

首先,生态翻译学要求根据具体表达调整语句长短及重心。例如儿媳妮妮提到他们家人对自己来说好像亲人一样,“I feel simultaneously freed by, and supported by them”。这句话的直译应“我同时感到非常自由,又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较为拗口,翻译组采用了相对流畅

的方法,译为“他们一边放任我,又一边支持我”,就相对流畅很多。

其次,注意目标语言的微妙性,选择恰到好处的表达可以令语言更为贴切。例如,孱弱的次子沃尔特在介绍家庭关系时说“My wife daughter, she's my rock”翻译将不带感情色彩的“rock”(石头)翻译为了“磐石”,此时画面中前后景分别出现神情萎靡的次子与头发全部干涸地扎起、戴着耀眼光饰的唐娜,两人性格上的对比十分明显:精明干练的唐娜明显如小家庭中的主心骨般支撑着她的丈夫,而他的丈夫则扮演相对弱势的角色,这里,翻译组将“rock”译为“磐石”就显得十分贴切。

二、超文本的存在背景策略

传统翻译往往以使用语言为参照,强调会话者的语境;但生态翻译学中的生态背景是比语言背景更加宽泛的概念,更注重文本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生态学分析。

首先,一些原本不带有过多信息的词语结合文化综合语境被赋予了相应的感情色彩。如侦探为了诱导次子琳达说出家族的秘密时,杜撰了次子沃尔特正在替父亲处理改编版权方面的事情,被犀利的

长女一语识破,一直对弟弟插手出版事务有所不满的琳达心直口快地打断了他说:“Are you baiting me, detective?”。“bait”一词在做动词使用时可以表示“减弱,减少,缓和;使软化”等,字幕组在此用了中国网络上近年来非常流行的“套路”一词,将这句话翻译为“你在套路我吗?侦探”,显出了琳达的强势与不满。

其次,角色身份也可以通过用词展现出来。管家哈兰目睹了兰森在书房换药,她知道这个孩子居心不良,所以打算对此有所谋划——这一事实在侦探布兰克对案件的复盘中说出了。原片中的表达是“But she knew you were up to no good. So her mind begins to turn”。字幕组将“mind begins to turn”翻译为“心里开始打小算盘”,非常符合管家哈兰细心如发、细致入微的性格;“打算盘”独特画面感也很适合管家的职业身份。

最后,长对话中的情绪转换也可以在具体语境中表现出来。侦探布兰克是以匿名形式被雇佣来的,雇佣他的信与现金被一并寄到了他的公寓。他虽然心中存在诸多疑惑,但由于已经收到了信封里的钱,所以不得不来到了现场。他将自己的感受形容为“So somebody suspects foul play, and goes through this chaotic dance of hiring me, of staying anyon-

mous. It makes no damn sense. Compels me, though.”向来冷静谨慎的侦探以饱满的情绪表达了自己的疑惑,其中短句较多,还包括了“ha cha dance”“No damn sense”等口头化的俚语。字幕组没有逐字逐句将其翻译为“要我雇我跳这场哈哈舞”,“该死的没有意义”,而是将侦探的饱满情绪作为翻译重心:“因此是有人怀疑是谋杀,然后匿名雇佣我来调查,但这没有道理啊……但是兰森手短。”最后一句“拿人手短”对应着这段表达里的“Compels me, though”,生动地表达了侦探在激情澎湃地表达完不满后的无奈,十分具有幽默感。

三、人类文化认知的演变策略

电影的翻译不仅是同一部影片在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也是两种社会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是人类文化生态内部的一次沟通与交互。字幕组从生态翻译学角度翻译《利刃出鞘》时,也注意到了翻译、文字和语言本身这些重要内容在人类特定文化中的表现,因此十分注重翻译与人类认知演变等关系的研究。

一方面,电影的翻译要结合具体文化环境,从目标语观众的理解出发。例如,理查德和林达的儿子兰森是个纨绔

子弟,次子将它形容为:“He's always been a 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Black sheep”(黑羊)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是带有不祥意味的事物,在中文语境里通常翻译为“害群之马”,但叔叔公然将自己的侄子形容为家庭中的“害群之马”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字幕组将“black sheep”翻译为了“败家子”。这一描述非常适合游戏手好闲,始终靠父亲支持的“啃老族”。

另一方面,翻译在考虑源语言本身语境的同时,也要尽量保持其原本的节奏和韵律,保证台词与人物发音、口型的契合。如次子琳达表达了对布兰克的怀疑和不信任后,布兰克为了打消对方的不满和疑虑,说:“my presence will be ornamental. You will find me a respectful, quiet, passive observer of the truth.”这是布兰克侦探这一贯穿影片始终并主导推理的关键人物首次发言,这段回答冷静而有条理,既显示了他作为私家侦探聪明过人的头脑,又能很好地打消对方的疑虑。这句台词直译可译为“我的存在,只不过是装点罢了,你会发现我只是个充满尊敬、安静且对事实十分积极的观察者”。字幕组将其翻译为:“我仅仅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出现。你可以认为我是一个充满尊重只为寻求真相的安静看客。”这样翻译将较长的句子拆成了短

《声屏世界》征稿启事

《声屏世界》是由江西广播电视台主管主办,是全国广播影视十佳学术期刊,荣获“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2年)”称号。《声屏世界》1988年创刊,全国公开发行人。

国内统一刊号:CN36-1149/G2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6-3366
投稿邮箱:jxspsj@163.com jxspsj@126.com
电话:0791-85861504 0791-88316904

